

相

亲

者

女

周

婉

京

著

相亲者女
周婉京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相亲者女 / 周婉京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2019. 3

ISBN 978-7-5126-6724-2

I. ①相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9523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出版社)

(010)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(发行部)

(010) 65133603 (邮购)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zb65244790@vip.163.com

fx65133603@163.com (发行部邮购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装: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40mm×210mm 32 开

印 张: 7.25

字 数: 102 千字

印 数: 5045

版 次: 2019 年 3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26-6724-2

定 价: 36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目 录

1	五行缺水	001
2	从天而降的法海	017
3	当个好人这么难	031
4	黄瓜的 105 种切法	045
5	“圣母”是病，得治！	061
6	我连车费都不如吗？	077
7	“盆地先生”的局气	093
8	心跳的声音	109

9	“孩子王”归来	125
10	范思哲式“艺术创作”	141
11	35度花雕	155
12	穿长衫的说书人	169
13	真假渣男	183
14	虚实之间	197
15	后相亲时代	211
	后记	225

1

五行缺水



他还想说，
却被从天而降的一大桶凉水浇醒，
他站在水里，楚楚可怜的样子反而平添了几分帅气，
看来这男人还是水一点比较好。

我 的第一次相亲，是在我 30 岁生日那天，2017 年 12 月 16 日。已经入冬的北京，像是去掉颜色的水彩画，冷而干燥，也像一张纸被揉搓许久后展开的样子。生活在现代都市，一个 30 岁的女孩没谈过一场恋爱，似乎已经没什么好大惊小怪。但我妈，一个双子座的满族、朝鲜族混血儿，一个刚刚开始察觉自己老了、继而开始担心起女儿的婚事的中年女性，她觉得我再不谈恋爱就来不及了。

于是，我妈在没知会我的前提下，替我准备了一份大礼——她约了一位张阿姨，那位张阿姨带了她儿子来。张阿姨是我妈的牌友，两人在牌桌上总是暗自较劲，但明面上又是腻在一起的好姐妹，这位张阿姨常常吹嘘她儿子在国外留学如何风光，我妈也吹捧我毕业于北大法学院。攀比之心愈演愈烈，以至于两人终于约定好，约上两个子女一起出来见一见。

我们约在工体的漫咖啡，我和我妈先到了，坐在二楼的阳光棚下。我们原定下午 2 点见，两位女士都

想着喝咖啡好过吃饭，能省则省，毕竟多数情况下，相亲双方只见一次就够了。2点10分，张阿姨和他儿子走上了螺旋形的铁架楼梯，张阿姨穿了一件白色貂绒大衣，我妈立马撇嘴说：一看就知道是东北货，便宜货。

张阿姨见我妈穿了一件山羊皮大衣，笑逐颜开道：哎哟，亲爱的，怎么穿得这么单薄！

我妈答：谢谢亲爱的关心，我这是小外套，大外套是纯貂的，西伯利亚的高级定制，太厚了，热得难受，这不就扔在车上了。

张阿姨没接话，脸色有点不好看，她拉着儿子坐下来，见我面前摆着一杯水，二话没说就递给她儿子，她儿子倒是听话得很，一口气把水干了。我妈看他样子很渴，就把自己没喝的那杯水也让了出来，他儿子接过，谢都没谢一声，又干了一杯水。

我妈笑了，说：你儿子不是水命吧，这么喜欢水？

张阿姨马上指正：他呀，五行缺水，这不，小名叫森森。

一个森森，六个水。等我妈和他妈走了之后，他又要了一杯咖啡、两杯橙汁和一杯柠檬水，加上一坐下喝掉的两杯白开水，刚好凑足“六”。

他开口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：你信命吗？

我答，不信。

他说他以前也不信，直到他被骗走 200 万元。骗子是一位中年男性，在古巴做烟草生意，森森说这人是土命，专克他的水命。

他认识这个烟草商是在一个父辈的饭局上，和他爸爸一起去的。烟草商不懂中文，森森出于善意就主动坐到他旁边帮忙翻译，还讲解了一些北京的政策给他听。饭后，两人加了微信。烟草商为了感谢森森，隔天就单独约森森出来，请他在三环边上新开的宝格丽酒店吃饭。约定见面那天，烟草商特意提早到酒店门口迎他，还介绍了酒店外边的松树，是特意从日本空运过来的黑松，大堂一进门的蓝色肖像画出自法国华裔艺术家严培明之手，烟草商说半个法国的烟草都是从他那里进货。后来森森才知道，这些都是烟草商的套路，他让森森误以为自己住在宝格丽。

我问，既然摸不清底细，干嘛还要跟他做生意？

森森说，他自己刚从英国回来，急着干一番自己的事业，又不想接他老爹的班。

接班有什么不好吗？

这时候森森鼓起腮帮子，一张国字脸上泛着油光，

神采奕奕地说：我可是海归，既然回到国内，肯定不能再走我父亲做能源的老路，产业模式必须要变。

刚开始“变”的时候，森森尝到了甜头。烟草商没收一分钱的押金，直接给了他一批雪茄，森森甚至都不用找买家，随便去了几个饭局，就把货全部出手了，净赚50万元。据说这批雪茄是卡斯特罗最喜欢的，也是古巴最贵的五大品牌之首，中国人按照它的西班牙语发音叫它“狗尾巴”。森森一瞅倒卖“狗尾巴”能赚钱，就决定大批进货，他连同第一次欠下的货款一起打给了烟草商，200多万元打到之后，烟草商人却不见了。起初，烟草商只是推辞说古巴最近时局动荡，一部分货压在海关出不来，他只能先交付一部分给森森。后来森森再去找人，对方直接拉黑微信，关了北京的代理点。

情急之下，森森只好央求老爸，托他爸的关系找人，他爸最后绕了一圈终于联系上了烟草商的上峰，但有人说他也是受害者，烟草商早就卷钱跑路，只剩下天津码头的一批货。等到森森他们连夜赶到天津港，想截下货，却被告知这批货是假雪茄，已经被有关部门扣查。最后，森森和他爸一同被海关审问了一番。有关部门顺藤摸瓜，摸出森森家和一些领导的裙带关系，

一石掀起千层浪，但凡是收过雪茄的领导都惶惶不安，很快跟他家撇清关系。以至于他家原先的能源生意（其实就是在河北挖矿）也黄了一半。

我问：如果还留着转账记录，警察应该能查到你是被骗了吧？

淼淼尴尬地咧嘴笑道：哪那么容易，我压根就没转账，都是给的现金，用麻袋装的，不仅赔了最早赚的，还折进去了 200 万。

如果是现金交易，你肯定要见烟草商一面，或者至少跟谁碰头验货吧？

淼淼脸色一沉，眉毛一高一低，说：你的问题还真多啊。

接着，我又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，我问他，这 200 万元是怎么来的？

淼淼说，钱是他爸借给他的。

你要，你爸就借你？

当然不是，他反驳说，我用一整月不吃不喝换来的，我妈实在心疼我，才给我爸吹了枕边风，软磨硬泡搞定了我爸。

我质问道：如果是正当买卖，你爸怎么会反对？何况那个烟草商又是你爸介绍给你的。

森森忽然说了一句，别提那个女的了！我们……女的？我马上打断他，这烟草商怎么忽然变成女的了？

嗨，一直都是女的啊，你看咱俩这才第一次见面，我没打算给你说那么详细，实话给你交代了吧，她是个女人，而且还喜欢过我，但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千万别告诉我妈。

行，那你得实话实说。

他点点头，眼眸低垂，似乎我这要求有点强人所难，难免要勾起他的伤心事。他开始讲那个女人的事情，原来她根本不是什么古巴人，也不是他父亲介绍给他的生意伙伴。其实是他在去英国留学前的雅思培训班上认识了这个女孩。

所以都称不上是女人，是个小姑娘？我问。

森森点头，他自己也感慨，这埋藏在心里已久的秘密，除了他妈谁都不知道，怎么今天一见我，他竟然收不住了。他说这女孩很可怜，是落难的高干子女，其父是某个大领导的秘书，大领导的党羽失势以后，姑娘的父亲也被双规了，女孩原本在人大读书，只好辍学了。好在……他长叹一口气，这姑娘的母亲还有些关系，最后把她弄去了北大。森森猜到了我不信，

他解释说，这姑娘是好人，就算他之后去英国读书，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，他每年暑假回北京，也会找这个姑娘出来玩。只不过说来奇怪，姑娘从来不让他去学校找她，说是怕自己家的事情牵连到森森，但后来森森生疑，托朋友去人大调档案，查资料的人却反馈回来——“此人信息不可查”。森森不知道这话的意思是“查不到”还是“不能查”，他自顾自地理解成因为姑娘家位高权重所以“不能查”，于是依旧听之任之。

姑娘漂亮吗？

嗯，长得像高圆圆，她个子很高，眼睛大大的，有点学生气，看上去蛮清纯的。

清纯怎么会骗你 200 万？

森森的回答突然强硬起来，哽咽着说，她不是骗子。

好吧，那 200 万去了哪儿？

她说她一个澳大利亚的朋友急用，救命的钱，如果那时我不借给她，她就找她澳大利亚的男朋友要。

你让她去找那个人要啊。

不行！我是她男朋友，她怎么能收其他男人的钱？

后来，我一个月没吃没喝，我妈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跟我爸下了最后通牒，没钱我们娘俩一起死。这 200 万

元是救命钱，不是冲着我女友，是冲着我，他们要是不给我钱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

我说，看不出张阿姨还挺乐善好施。

森森马上辩驳道：我妈那是为了我……剩下的事，就是我之前说的，现金交接，没有记录。

你爱她吗？我问。

森森摇摇头说：我不知道，你怎么总是问一些我答不上来的问题，跟我妈似的。

你妈后来没追问这笔钱的下落？

当然有，不仅追问，还派了一个私家侦探去调查我女朋友，从北京追踪到石家庄。

石家庄？

她不是北京人，我妈后来跟我说也根本查不到她父母到底是哪个高官。

你怎么不找她当面对峙？

我问了！她刚拿了钱那阵儿，我们还有联系，我去石家庄找她，她还会见我，一起吃饭什么的。她那时从北京回到石家庄，没地方住，只能租一间不到 20 平方米的拆迁房，我看她可怜，就定了酒店，我们俩一起住。如果她撒谎骗我，那她干嘛要遭这个罪，干嘛不拿着 200 万远走高飞？我们在酒店里一待就是三个月，直

到我妈来找我们。我妈带了她妈一起来，我根本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找到她妈的，总之我妈那时特别生气，我一开酒店房门，她直接就杀进来了。之后，我们四个一起出去谈这件事，就像今天咱们四个一开始那么坐着，我一害怕就狂喝水。你也知道我妈有多可怕，她开门见山就喊人家母女是“狐狸精”，质问她们把我们家的钱糟蹋到哪儿去了。

她们怎么回答的，没生气？

当然生气，我岳母当时差点跟我妈扯头发。最后还是我调停了战争，我站起来跟我妈大喊了一句，我没把钱给她俩，我……我借给别人了！

可你分明把钱给了这女孩啊。

对，对，所以我妈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她当时就抽了我一巴掌，让我把刚刚说的话重复一遍。那是我从小长这么大，我妈第一次打我。我当然也不依不饶，我，我就哭了，号啕大哭。围观的人一多，我妈就怕了，毕竟不能四个人一起哭吧，我妈立刻把我拽走了，在那之后，我就没再见过我岳母和女友。

我笑着说：森森，你刚刚没发现，自己管那姑娘的妈叫“岳母”。

他顿了一下，反问：有吗？

你前后说了两次，然后我说，其实咱们也是第一次见，我很欣赏你的坦诚，但我觉得……其实是我不好，我后面还有一个约会，要不我就先……

森森马上拉住我的手，你可不能走，我妈刚发短信，说她正盯着咱俩呢！

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张阿姨还真是关心你啊。

可不？你是我今年相的第 53 个女孩，我妈年前找人给我算过命，大师说我今年一定能找到好的，所以我妈比我还上心，by the way，我看她好像对你挺满意的，我相信我妈的眼光，自那件事之后更证明了全世界的女人都不是什么好鸟，世上真的只有妈妈好……对不起，我不是说你不是好鸟，你还挺好的，我妈说好，我就好。

我？别逗了，我哪里好，我什么都不会做，长得又不像高圆圆。

没事，长相什么的都是小事，我妈说你做律师？

对，给一家小律所打工。

那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可以强强联手，你来辅佐我。

如果我是你的律师，我会先把那 200 万追回来。

别逗了，都去做公证了，你怎么追？

什么公证？